

桐城吳先生全書

14
770
8



門 1 4
號 770
卷 8



天演論序

文集第三

嚴子幾道既譯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論以示汝綸曰
為我序之天演者西國格物家言也其學以天擇物競
二義綜萬彙之本原考動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
變遞嬗深擘乎質力聚散之幾推極乎古今萬國盛衰
興壞之由而大歸以任天為治赫胥氏起而盡變故說
以為天不可獨任要貴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極乎
天賦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後其國永存而種族賴
以不墜是之謂與天爭勝而人之爭天而勝天者又皆

文集三

一

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歸天演其為書奧蹟縱橫博涉乎希臘竺乾斯多噶婆羅門釋迦諸學審同析異而取其衷吾國之所創聞也允赫胥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抑汝綸之深有取於是書則又以嚴子之雄於文以為赫胥氏之指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允吾聖賢之教上者道勝而文至其次道稍守矣而文猶足以久獨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藝尚已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

篇各為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揚子太孚儼易為之天行以闡是皆所為一幹而枝葉扶疏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為集錄之體宋以來宗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畧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為撰著之體不復多見間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弗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眾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又

惜吾國之譯言者大氏弁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夫撰
箸之與集錄其體雖變其要於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議
者謂西人之學多吾所未聞欲滄民智莫善於譯書吾
則以謂今西書之流入吾國適當吾文學靡敝之時士
大夫相矜尚以為學者時文耳公牘耳說部耳舍此三
者幾無所為書而是三者固不足與於文學之事今西
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
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之顧民智之滄何由此無他
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往者釋氏之

入中國中學未衰也能者筆受前後相望顧其文自為
一類不與中國同今赫胥氏之道未知於釋氏何如然
欲儕其書於太史氏揚氏之列吾知其難也即欲儕之
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難也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
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抑嚴子之譯是
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
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
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是惜也予又惑焉凡為書必與
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後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

說部為學而嚴子乃欲進之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併馳而不相入也雖然嚴子之意蓋將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則吾民之智滄矣是又赫胥氏以人治歸天演之一義也歟

祭翁大家文

惟節大家宗鄙光映在屬雖疏我君所敬惠在小子年十而竟一昔顧言在耳猶聽如何委化百古一瞑大家之兄昔官西江賓筵我君以其子從我君歸言翁生齒弱受經其姑旁逮選學姑始歸我孀乃兄恃從兄於宦

若丈夫弟節行既厲兼學識才求之閨闈吾見則希小子識之九宗女師兄死官下歸骨京輦微大家力鬼羈室散小子北試登拜于堂顧我一笑謂嗣而翁別廿載問曠不聞女兒之依誰能恕分姊喪甥窮老乃顧我相從羈旅侍奉實情謂長壽愷胡疾忽嬰年豈不遐我志不羸烏乎我君背弃音徽已矣見所敬禮馨歎猶邇大家今謝典刑誰徵猗嗟小子於何諮承

祭姚漪園文

烏乎君年我齊貌乃少我我嘗戲君弟畜其可吾後百

年當一付君孰云壯佼一昔溘先去秋飲君法郎名釀
醉卧大吐山摧泉放遲明送君不及前麾孰云少別而
永長辭君之為縣守時我即郡十四屬薦君第一人不
暇給君需有餘聽覽燕閒出詩入書我乖於時君獨私
好單詞隻文藏弃謂實施及我子謂可濟美召與遊遨
宿疾盡已得此於人平生蓋寡君今死矣繼君誰者喪
車來臨子洒妻沔憑棺敘哀不聞謂何烏乎哀哉

王中丞遺集序

齊河令王敬勛以其考中丞公遺集示汝綸汝綸受讀

之既卒業作而言曰烏乎世運之遷流非深識之君子
其孰能蚤知於未然而謹持其變也哉道光中英吉利
始稱兵犯海上已而媾 天子慨然以海事為憂方是
時中國狃怙久安法令毛析部曹小吏憑藉簿書持中
外百執事長短 國恩不究宣民駸駸蘊亂兵制尤窳
敝在位者懵不知改為其執不可以復持久譬之若聚
鴻毛鹽炭之上而伏火其下也特潛吹而未發耳未幾
天下卒大亂反者蠡午而起賴義烈眾君子踵相躡芟
難之大亂以平允變之既至從後而挽之使還其故其

執逆而難變之未來而預彌其卻潛扶陰救使久支不壞其執便以易易為而不為而後大變馴至其有人焉踵相躡芟雜禍亂者幸也幸不可恃為常也前變之未來相與維匡之護之開之補之而變無繇生矣其視變起而為之所者用力少成功大然而莫之為者何也無深識之君子莫能蚤知於未然故也夫變之既至挽之使還其故其執故難矣要其為變皆眾著於耳目之前當之者無不知也變之未來眾人安坐而議以為太平無事耳然而機伏於未形禍蘖牙於未兆一旦猝發其

患莫測也是故變至而始知者眾人也變之未來而知之於先事者非深識之君子則錯愕而無以為中丞公撫吾皖七年當英人新受款之後上下額手相慰勞幸危殆復安公獨私憂深矚若大禍之在眉睫睹眊隸罷困不收卹官吏奉文法唯謹務苛小寤失本意於是思所以厚民生阜財謚刑使不散為盜而於整戎經武尤兢兢數為 天子言之 文宗御極應 詔陳八事皆隱憂禍變之可翹足待欲急起爭救之近今名奏議也烏乎若中丞公者信可謂深識之君子能蚤知未來之

變而謀所以謹持之者已公既內召又量移江右上方嚮用公而竟以疾不起齊河幼孤有兄蚤世遺稿散佚今掇拾殘遺為若干卷他所為雜文詩歌其言皆急本根缺然不自足尤蕭落不能什一然大要章疏為最箸云今之世去公益遠變亦愈甚未有以已也庶幾有蚤知而謀所以謹持之如公者乎又壩穴之士所引領而歧望之者已

平江吳氏兩世孝行贊

吳穎芝編修蔭培其先世宋承節郎臨安府昌化縣

巡使鉉字聲甫自休寧遷雁塘傳十六世曰邦巖再遷吳縣又五傳為編修之祖諱仁榮附貢生成豐初元舉孝廉方正不就既沒以孝行旌門生光祿寺署正銜廩貢生諱恩熙編修之考也亦以孝行旌編修介滿城陳孝廉之煥徵文於汝綸曰吾宗也自詭必當得一言乃為贊曰

仍世再儒潛不曜以義業家家績劭公多陰德子維肖厥聲天飛天有詔曰余汝嘉維世孝旌門表幽未云報振古愷弟神所勞不於其躬後則燾侍從中禁文虎豹

出當犖犖收儒效君親一源以躬教鉅流滿海一功導
會里朱氏族譜序

會里之朱遷自新安其先世有曰瓌者仕南唐李氏官
制置茶院嘗以兵三千戍婺源因家焉子孫最為蕃衍
徽國文公其後也徽國五世祖曰維甫維甫兄曰維則
維則十一傳當宋元之際始遷桐城仍世三徙而居會
里會里朱氏既與徽國同祖茶院茶院後裔分散東南
數行省而徽國之後新安建陽皆立博士明嘉靖中諸
博士會合四行省并一縣之朱聯為一譜是時會里朱

氏尚未能別為譜逮萬厯世會里譜始具是後朱氏長
老時時修葺蓋自始居會里傳五六百年族姓源流具
在圖牒矣獨茶院已上叙次派別頗多疏失今為考正
著在左方朱曹姓以國氏自儀父至桓公竟春秋後滅
於楚遂去邑為朱氏或曰邾後改為鄒鄒氏邾苗裔也
朱之先殆小邾乎或曰小邾之後別為邾氏而虞夏書
有朱虎得氏前二邾且千餘歲二邾未亡魯論有朱張
朱之世系遼遠矣戰國時魏有朱亥齊有朱毛楚有朱
英秦楚時有朱雞石漢初朱氏侯者三人軫侯都昌進

侯中邑潁侯僑陵見於漢史者家魯人建楚人買臣會稽吳人大司農邑廬江舒人贛潁川人雲魯人徙平陵博杜陵人朱氏始居沛國相縣其後分散或居吳郡丹陽或居譙郡永城或居義陽居義陽者傳或言其本宋氏國亡奔碭改宋為朱漢光武時有尚書令暉暉孫冀州刺史穆及建義大將軍祐皆南陽宛人皆義陽派也司馬晉有平西將軍燾生豫州刺史序序生益州刺史諶諶子荊州都督修之皆暉後改宋為朱者也居吳郡者祖都昌侯軫其後為買臣三國吳有前將軍桓桓子

大都督異異從父驃騎將軍據至唐有諫議大夫子奢皆吳人其別子居上虞錢唐山陰上虞有僑漢太尉僑子皓豫章太守始居錢唐者賓漢光祿勳賓者雲八世孫也其後有異之齊吳平今生昇梁侍中唐有倉部郎中延慶者昇曾孫也山陰有凱之晉左衛將軍生揚州主簿濤濤生百年晉亡隱會稽南山曰山陰曰錢唐曰上虞皆吳徙也而錢唐最盛廬江舒之朱自大司農邑後無聞人至唐季乃有延壽者為壽州刺史奉國軍節度使而朱氏最本者沛國相縣漢大司馬長史詡生新

息侯浮其後有司徒質生三子長禹為司隸校尉青州刺史坐黨錮被禍子孫避地丹陽由是為丹陽朱氏三國吳有安國將軍治丹陽故鄣人丹陽派也質次子卓留處沛國司馬晉有建威將軍騰生西陽太守綽綽二子齡石超石猶居沛而騰裔孫建後周太子洗馬生隋睢陽太守僧宣僧宣唐宰相敬則大父也居譙郡永城為永城朱氏其後有光啟為戶部尚書曰永城曰丹陽皆沛國之別也而永城最盛朱氏在唐為相者二人敬則相武后居永城朴相僖宗居襄陽襄陽之朱不知其

本所起司馬晉有廣威將軍伺者安陸人張昌之亂割安陸東境而貫焉襄陽其別也又有太康朱氏源於後漢朱岑其姓不大著唐以前朱氏畧可考見者具如此自沛國而分者丹陽永城自吳郡分者上虞錢唐山陰自安陸分者襄陽不遷而分者廬江太康由他姓改者義陽允朱氏十二望而最本者沛國由南唐已後新安最盛而本其始自永城永城始自沛國焉今年會里續為譜其族長老惕齋海門皆吾故人介吾弟紹伯求吾文為序嘗讀歐陽公與曾子固書考論曾氏至詳審本

歐陽公之惻為發其義使復於朱氏

翁大家墓碣銘

大家宛平翁氏年十五嫁桐城諸生吳恩光為繼室嫁六月而寡依母兄以居十九年依姊黃太宜人十九年居姊喪三年依恩光宗人汝綸十年年八十三而卒大家父霖國學生贈某官恩光父雨梅江西新淦知縣始大家兄延緒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為江西武甯知縣時粵盜未已留其孥京師挈幼子及大家以行筐篋細碎一倚辦大家已而病數月則官私大小悉取大家可

不兄沒官下貧甚大家力與經紀卒持孤遺水陸四千里歸骨先兆遂依姊氏久之姊子煥奎補官石碑場鹽課大使隨姊之官嘗至天津汝綸請歸老夫家曰吾不忍去吾姊姊卒三年始依汝綸性摯識明辭令嫻雅年逾八十猶勤女紅刺繡文工甚得者寶畜之有得繡絹尺訓以一狐裘者兄官武甯時所挈幼子立德從先君子受學後亦成進士立德幼時十三經文選皆大家傳業先君子歸自武甯時時為汝綸兄弟稱大家汝綸迎養大家猶先君子志也初大家歸夫骨安徽其族以前

室祔葬及疾作顧言曰葬吾父母墓傍姊子煥奎送吾
喪皆如其言大家嘗立後子曰敦駿年十八殤遂無後
其卒以光緒廿四年正月在保定其葬以是年八月在
京師東郊十里亮馬橋父母墓西百步兄子立德姊子
煥奎相與臨穴視窆既窆汝綸為銘曰

是閨闈中一文丈夫過者下車居者毋樵蘇從父母兄
永奠厥居

廣昌縣城隍神廟碑

邑子鍾念慈為廣昌三年政和歲豐乃與邑父老賢儁

謀葺城隍神祠而新之以都司袁君占魁督其役九六
閱月畢工用錢三百萬又裒其贏餘購地徵租以持其
敝既成以書告汝綸求文為記汝綸乃為禱祠報塞樂
歌貽之俾刻石以教肄侷子其辭曰
仙仙兮朱蕙肅肅兮回風絜齋俟兮輝光靈犀遲兮未
渠降繁會兮簫鼓酒盈樽兮肉在俎飛龍翾兮其來下
朱衣兮中央曹掾侍兮雁鷺行傳爰書兮聽直誓將訟
理兮階之側山沈淪兮為淵水填闕兮成田莽終古兮
煩冤靈安能兮盡聞憤不舒兮可奈何願靈保兮有以

為繡畫兮關河祖規兮孫隨不騫兮不虧忽百祆兮千
怪紛競進兮潛噬目睽賜兮焉求狡狴陸吼兮鱷鯢川
游雄雌兮首尾中兀立兮餘幾淋肝心兮上訴冀吾靈
兮一寤彈馱四頻兮紐絕綱振威棱兮射天狼火山兮
刀樹血池兮膏鑊聚不若者兮殲之亘吾圍兮清夷儻
若茲兮神武蒙靈祐兮遍下寓早無乾兮水不溢毒虫
遠遂兮猛鳥佗適擊靈鼓兮烹羔羊歲時報祀兮罔有
數忘

通州范府君墓誌銘

通州范氏有宋資政殿學士文正公之後也當明之季
世有官九卿諱某者見世亂告歸守節著文子孫化習
入國朝皆幼學逃名不仕傳至君祖考代有詩歌寫
藏在篋君諱某字某受學於父亦有能詩聲為人孝慈
天挺潔清自將始年十三喪母殯宮火起燄上屋梁君
駭愕罔措登柩叫號人至火滅抱扶下柩氣絕不屬良
久乃蘇喪除以食貧謀分父任荷弃儒而賈挾書哦誦
市列大驚市中人主者改請授經温養以濟州人徐清
惠公開藩兩浙羅君慕下心動思父號泣謁歸慰留石

瑞不顧徑去徐公起家撫閩書幣繼至君不肖離親遠
客又畏避孝名託辭教子堅卧不赴是時君三子皆尚
幼君由是蚤莫親舍泊親没不出其後三子稟君彪訓
皆以成學知名三子者長當世次鍾次凱而當世最著
始出通人張廉卿得之狂喜為書告汝綸曰公當賀我
三子繼起公卿好士者傳客之得鮮衣美食競歸獻君
君一斤不御曰吾父所未嘗有不敢有加也三子所入
盡分之兄弟宗黨交遊間不私名一錢曰此吾父夙志
也臨財不苟受取曰不敢墜吾父清德也病且作晨過

其友張師江出番幣四十令為粥食餓者師江怪君貧
寔安得此已而廉得之則先一日有餽君幣固辭不獲
者其清峻好濟物多此類且卒顧言以復義莊為誠卒
年七十有幾光緒廿四年十二月也祖諱某某官父諱
持信州學生君娶成氏能配君之孝當世歲貢生守高
不應有司之試鍾進士山東知縣凱選拔貢生河南知
縣君生長舊門行義立身世有法守習成其性受先世
成書傳付厥子不負顧託以恢廓前緒世以為難既卒
邦人士友相與摭君孝行列上有司請旌門於朝用

誘進鄉里當世以書及里長老舉孝事狀來告哀且曰
君以三月晦葬東郊新塋敢請銘汝綸則為銘銘曰
前世儒後有文子中儂游弗躬厥美尚得牽連傳示世
况文與行不中圯如身承首下嬗趾偉哉達者繼奮起
餘福不備不內餒時之所榮又奄有善行報施古孰比
舉孝旌門人所侈孝子銜恤終莫慰慰以此辭詔無止
裕壽泉中丞六十壽序代

巡撫河南中丞裕公莅河南之三月有 詔遷盛京將
軍公聞 命固辭既入 朝又辭久之遂迴 成命還

公於汴談者謂公有濟變大畧而河南無事奉天與俄
界邊備旦夕警 朝廷聽公固讓就夷易避險難殆非
公馳驅報 國本志也或曰不然凡大臣受任當內審
己量宜稱非可苟焉就遷擢為榮觀而已在昔汲長孺
辭郡請留禁闈王宏中掌制乞外自效彼各求所信守
不顛顛順隨誠自知明也今有執在列者之於寵祿來
則受之不聞辭免往往才不充位彼其駭異公也固宜
記曰事君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公其有焉且夫夷險
無常形難易無成執今談疆事於奉天輒動色相戒者

豈不以迫切俄患非知兵習俄事不足勝任愉快也乎
兵者經國之大業應變赴機彼有專能非可強為公之
始涖汴也席未暖餐未下咽而皖邊亂作禍且及汴公
新至無兵無餉空卷垂橐不動聲色殲鄰盜折亂萌此
可謂知兵矣雖然兵凶戰危晁錯有言以大為小以強
為弱在俛仰之間耳故達識者慎之今天下萬國盡智
極能以究兵事之變而不輕用兵俄又與我結約久將
帥臨邊勒兵常持和節雖不習俄事中固自有之權利
未應失也萬一疆場違言主客責怨近今故事又皆諮

稟乎 國論取決乎 中旨非疆臣所得專制夫以治
兵已效之能當久和不戰之敵不可謂險加又事不專
決仰秉 上裁不可謂難談者震懼奉天未既其實已
國家懷濡方外同仁遐邇四方行省大氏華戎雜居
變端亟聞獨河南至今遠人罕至然殊鄰莫不甘心焉
自咸同以來四方行省往來承兵燹之後一切與民更
始獨河南猶伏承平時故跡文具張施陽趨陰拒老姦
大蝨窟穴其中舞智自恣吏治惰積而民氣愈益彫劫
夫民窮而無教則抵死不顧法禁吏方相與塗飾耳目

以投合乎當時之文法此其執至岌岌內一不靖則外
患乘間並起今一因循舊故是畜亂宿禍不可為也曠
然大變其始必使民衣食滋殖樂生興事其既也必使
之親上死長不勸誘而之他而其要歸必為之慎選良
吏一洗惰積塗飾之痼習而無劫持之以文網庶其有
以待未來之變乎此殆非一手足之烈歲月間可收績
效者語云泉竭中虛池竭瀕乾夫瀕乾內水猶若也中
虛則立枯矣今奉天不治瀕乾之說也河南不治中虛
之禍也此果孰夷而孰易耶惟公前尹奉天開藩直隸

四川皆有良政而直隸允再至治功尤彰以久朝廷
知公能以治直隸者治河南用是改命還鎮唯公亦
審所自任不復引急病讓夷為嫌夫豈耳食之徒坐而
定其緩急者乎公既還鎮逾月介壽六十畿輔僚案之
獲事公者咸相率徵詞於某某以非才適承公後懼前
規之不隨也述所聞以導揚盛美所不辭云
柯敬孺六十壽序
儒之術以用無不效為量難焉而沮不可焉而自已遷
焉而失其故雖命為儒而祇益詬厲彼必非真儒久矣

夫真儒之不數數於天下而其效不顯白於世也汝綸自少釋褐遊京師見公卿大夫在廷百執事九由科第起家者無不命為儒從而叩之亡如也已而橐筆從軍獲事通人然後知儒之必效於世大異於嚮者之為最後浮沈州縣所見聞於僚友間起科第命為儒者不可一二數又怪儒之從宦其績效何其少也膠州柯敬孺先生簡靖而沈毅多學而勇為自其尊人錡齋先生從聞儒者陳恭甫編修受學學有經法事具國史先生能世其業又從母夫人學為詩歌長而遊諸侯交天下賢

士所業益恢以邃著有州山堂集若干卷史記漢書皆有說年逾五十始以進士為縣安徽安徽羣士爭慕趨之交推互伏以為儒者也而談者尤盛稱先生貴池清賦之政其言曰先生始為貴池適今鄂撫于公來藩安徽下令清賦先生則手定教條詳延父老勾考綜覈奸猾吏洗手奉法為之八閱月賦籍堅定於是貴池一縣歲增賦一萬數千金盡安徽一行省六十州縣清賦奏課先生獨為第一賦所增入於一行省六十州縣得四之一焉而縣民所納賦反減其舊蓋貴池田賦失額久

自粵盜倣擾故籍盡失至今卅餘年胥吏倚欺隱為生者至二百餘家滂逮城坊士庶皆有染令始下沮事之議百端不可則盤互把持又不可則連豪民通長吏飛誘相傾先生一不動持益堅卒底於成既成而後一縣士民乃始交口稱頌皆曰活我者柯公也號其賦冊曰柯公冊用志不忘已而先生幕容過貴池界上入市飲食市人不取直曰此賢君之人何直之可言其遺愛至如此又曰先生去貴池任太湖承饑饉之後一意與民休息課農藝桑興水利修學養士其視貴池之治若出

兩人蓋貴池以嚴聞而太湖則用寬為治云汝綸曰凡儒之效之大異於俗吏所為者其皆出於此乎使吏之治一毗於剛與柔則必無以因時適變能試於貴池用之太湖則折矣政行於太湖施之貴池則弛矣此遷焉而失其故也清賦非令典也事本起於秦秦始皇令黔首自實田其後宋熙甯中乃有方田均稅手實諸法尤為世譏病而邵堯夫語其徒乃曰此賢者所宜盡力時也今大吏以清賦為美名而不知其為閭閻滋病為州縣者才不足堪事或廢格不行或稍稍行之而遽止此所以

令下三年而六十州縣僅倍於貴池一縣者二三而閩
閩騷然煩費不可以臆計吏其土者稍能自愛則皆難
而沮不可而自已如先生之增於官而減於民者百不
一二人焉得非所謂賢者之盡力者乎夫能盡力於病
民之政而厝之於不病如此而有不能因時適變以神
明其剛柔之用者乎此汝綸嚮所不數數見者也以是
樂與兩邑人傳道之雖然先生之治在兩邑先生之業
則遍傳乎江介非郡邑可限今年八月先生六十生辰
安徽羣士之傳業先生者咸介吾友方倫叔徵余文為

壽余與先生有連昔柳子厚送崔羣云吾與崔君有外
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汝綸不佞竊附子厚之義為
測論真儒者之效如此異時先生官益尊效亦益廣若
不足為先生言獨先生千秋大業必且繼世入國史
汝綸雖老矣儻得南歸故土肩隨羣士一聞餘論所忻
慕焉請以此文為他日相見之贄其可也

贈內閣學士東海關道劉公墓誌銘

公諱含芳字薌林貴池劉氏廣東巡撫瑞芬之從父弟
也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始誓師上海巡撫公實從

在軍主軍械公少孤往依巡撫公已而去從程忠烈忠烈戰驟勝有威每戰公輒隨軍往觀膽氣英壯李相公籍公名檄公轉運軍械蘇州既克設局蘇城兵攻常州移局無錫北征任賴張總愚等賊移局清江蔣壩張秋濟南隨軍所向賊平累官江蘇知府逾年從李相公軍入陝相公移督直隸公治軍械天津遂以道員留直隸補用是後九十有四年不離軍械自軍事起海內諸軍大氏守中國舊法獨李相公所部用外國械器外國械器歲變更新興則故嬪李公求之至勤聞一新械出必

疾購博儲以肄將士公能助成英畧凡各國歲出若干械械若干類一械析之材大小若干具名物標識皆外國語文繚戾詰屈難記公對密口別指列如數家珍同時諸將帥皆李公元從立功士或貽書論難新械理法或習用便求多自予公日與詰辨諸公初多齟齬後卒以此服公公既久治軍械因益窮覽西國製器練技簡閱之法西士來遊者吾文武吏習西事者遇輒諮諏討論行軍禦敵攻守機宜盡得其要領李相公嘗以人才論薦公稱公久治軍械講求外國練兵製造諸學既博

既精臨事有膽識 朝廷嘉之李公興立海軍於旅順
大連灣威海築礮壘武庫船澳設學堂造士通電綫製
藥彈丸所經畫資公之力為多光緒九年始立魚雷軍
以公統之而旅順威海防守諸工以次興公又兼其任
明年遂去軍械移屯旅順是後九十有一年不離旅順
在旅順海陸諸將恃公為著龜丸有緩急必先諮度而
後從事於是又兼海軍及緣海水陸營務處嘗一攝津
海關道數月自請還旅順十七年補甘肅安肅道李公
奏留旅順十八年補東海關道仍留旅順逾年乃到官

初旅順威海皆荒島公營構十年至是屹為重鎮公始
以孤童從軍能自力於學急世要務識時通變又盡心
公牘文字隨李相公至天津凡廿五年主軍械十四年
屯旅順十一年遇所治辦搏揖神志貫徹事始終不顧
問流俗誹譽蓋名實之眩疑於世也久近百年來世以
蹈常守故為賢以媚俗避難為智曾文正公起一洗舊
習破庸論冥心孤往艱苦百折以濟世持變其於文牘
鉅細親裁必切中事機會不為顛預膚說自江忠烈胡
文忠已來至李相公皆祖其風尚李公去位文正治事

之學歇絕於天下矣而交際外國討軍實長駕遠馭李相公尤擅專能能過於前數公操國柄卅年四方吏士為僚屬去來者或聞譽藹臨事不副名或為小官有聲大受則慶李公一不假借其間才足戡事任思深力沈不要功利自為不巧合取時譽如公者三數人而已皆隨李公久嘗所擠掇而成就之者外論者不能識也公到官數月日本衅起政府以李相公為非不用其議於是公所營構旅順威海諸要隘皆失守公在烟臺持危定難功為多而山東巡撫故李公所拔識亦駐烟臺

方附政府傾李公謂公李公與也齟齬之異甚久之詞刺無所得顧心弗善也嘗約與公死守已而自避去益媿媚構公於政府石端和議定李公內召公知不容於時且引退李公以謂時多難人才少貽書慰留公居數月竟謝病歸歸數年病卒光緒某年某月日也年幾十幾既卒前在旅順海陸諸將存者及僚吏遂者凡卅有二人具公功績請直隸總督奏上得旨宣付史館立傳贈內閣學士蔭一子入監讀書期滿以知縣選用公四男子世琰殤世珍世瓊世璘二女子適候選道員

建德舉人周學熙太倉舉人顧思義娶俞氏繼娶郝氏
皆封夫人側室李氏黃氏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皆以
公貴贈如其官公性義俠朋友死輒經紀其家既與從
父兄巡撫公合置義田贍族又倡修池州孔子廟他義
事多弃財為之世珍等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汝綸為
銘銘曰
世如波騰才若艸橫究極力用艱厥成抉去下比蟬翼
輕衆杙挺挺謂我楹兮天祚我室永不傾兮十盲噍一
瞭汝何故明兮公縱不死安能功兮烏虜

龍泉園志跋

古今好山水者衆矣而謝康樂柳柳州名獨著豈非以
文采照爛足與山水相發哉顧遜棲之士又蓬蓬弃離
言說為高何也夫山水之美奧如淵如入之既深其精
神意趣與彼之峻且清者冥合為一即人世間震耳駭
目極曹偶所睇慕之事曾不足當其一眴則無問言說
有若無其風尚一而已雖然聳當世則以風詒後世則
以文人往矣聲蹟絕矣聞其風者愛之則願傳之而不
傳則悵悒爾矣相與低徊故處爾矣又久之故處邈焉

則無聞爾矣不其惜與夫是故遜棲之士不自文必將
於其徒友之文者賴焉畿之東有高士曰李江觀瀾者
以進士為郎已而弃去入薊州之龍泉山為園以居曰
龍泉園既一年其友曰王晉之竹舫者亦弃官相從以
隱園於龍泉之側曰問青園二園者比相次也而龍泉
特勝當是時京師名公卿多高此兩人兩人之風既聳
動當世矣其道皆有以自得其文翰時時散落人間好
事者收弃焉顧非其意所極讀焉者無以見其趣操之
高然則二先生之風其殆寔息矣乎薊之士有李髯者

二先生之徒友也善為詩從遊於龍泉問青間最習且
舊懼園之久且無聞也志其勝者焉志成而園內外一
艸木一巖石皆若為二先生者出也而二先生亦恍然
若常遊偃乎園間斯文之有賴者類已抑李髯之意其
猶未忘言說者耶後之覽者其能追二先生之髣髴耶
嗚乎謝柳之餉遺遠已

裕制軍六十壽序

代

尚書裕公以國家世臣自樞廷出臨畿甸畿甸為某
舊所領地文武士元從者多皖人公既與某交善又自

始出陳臬皖疆洎後秉節開府九十許年未嘗離皖視
皖人士若一家然臨畿甸逾年與其配赫舍里夫人同
登六十諸子及寮案咸謀稱壽公固不許皖之吏茲土
者將校在軍者自以為獲私於公不可以嘿已則相與
走京師謁辭為壽某維公方廣集忠益以毗輔國家
皖人士之獲私於公蓋不足為公道也凡天子大臣
皆與國休戚一體而世臣隆替則運會升降恆必繇
之公之先世從龍入關代有簪紱及公高祖資政公實
誕育孝淑睿皇后膺三等承恩公之封曾祖榮祿公

與弟敬慎公宣力中外為天子親臣不專倚外戚為
重羣從子姓多登顯秩至公烈考巡撫湖北受任危難
弃養之日公兄弟皆孤窮無藉家駸駸不振矣已而皆
秉母教持身持官焯有譽問而公尤以肅謹見重當時
今公用清德宿望當封圻師長之任而公兄壽泉中丞
同時開府中州旄節相望弟壽田尚書控馭藩服累奉
衡文之命門庭貴盛開國以來未之倫比也而公壽
已六十風采英壯猶似中年為國肩荷艱鉅未有弛
息公又多子諸子長者已繼為令僕有聲於時穉者或

承襲世爵流 恩後昆前世之廕祿及身之通顯後嗣之鼎貴大福具美他人求其一端且不可必得公盡備有之古史論列公侯為撰世家如公者可以無媿矣昔漢之金張親近寵貴至於七世內侍漢史榮之以為美談謂其比於外戚夫非國家隆盛根本深固安能使功臣戚里世世被恩澤承衛天子也乎今時方多事傳曰主憂臣辱爵位愈高青望愈大公固不懈於位亦世忠孝某獨顧視公諸子之振振濟美因以興百年樹人之感也我 國家景運綿長其猶當漢武宣之盛時乎祝

公壽考益不能不抃喜而為 國家頌也不其禕矣

方曉峯八十壽序

貴池方雲畊以知縣待闕保定嘗見材於上官已而罹所後母憂服闋則向之材雲畊者皆已去後來者不能知雲畊雲畊奔走其間往往不合由是鬱鬱間過余言吾之汲汲於求祿也子得毋非議我乎吾二親今年已八十望吾仕益勤吾欲少得而歸為親壽塞其望也顧久不得吾無以慰吾親慚可言耶余告之曰子慚宜也允仕宦得失賢者不以撓其心獨父母之於子雖豪傑

亦不能不以之戚喜孟子言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
韓退之大儒也為詩誡子獨舉通顯之事歆動之其述
歐陽詹事以為詹在側雖無離憂父母不樂也詹在京
師雖有離憂父母樂也豈惟歐陽氏允父母盡然近代
曾文正公閎達偉人也望子得科弟以賜廕舉人為恥
此皆人之至情故昔人親在不擇祿為此雖然求祿以
養者情也祿之得不得遲若速不齊者時也時者非
可以力而變不可變而強欲變君子謂之不知時時逆
順相倚若環然人莫不喜順而惡逆天則異是庸人喜

順天不稍靳也獨好用逆焉者淬厲賢哲艱難困阨庸
人畏焉賢者亦豈有樂於是時適相直則相與安之因
以自擴其識遍歷乎生平所未更之變以增長其能以
為異日緩急之用庸庸者雖身歷之亦無能有以自裨
益天亦以是靳之不輕予也且時之為道固未有往而
不返拙而不信者也是故知道之士莫大乎安時吾聞
子之親孝義著聞於閭里今老矣而康強如少年夫婦
樂善不倦殆非知道而安時者不能然也知道矣安時
矣其於子之祿仕蚤莫又安能以動其心毫末也哉子

持吾言歸獻子之親因以為親壽吾知子之親必且以吾為知言子又安用慚為

仁和王尚書七十壽序

代

大臣之職以容物為量自唐之牛李結黨相傾薦紳被禍人才衰耗而唐社以墟宋世范呂交惡黨論遂起而不可復止歐陽永叔一代宗師區區典禮空議至為言路所不容而王荆公以奧學鴻文得君至專銳意變法興治時論既羣起而攻後之議者且以宋之傾危蔽罪新法及若秦檜賈似道史家尤詆為誤國權姦矣乃或

見亮於後賢謂為救時良相或歎譽於敵國之興主而深器其才何詭異至如此此人雖秉心殊趣操術不同要皆倚辦一時乘權據執顧盛則羣倫慕仰如水赴壑衰則庸人夫婦隨聲而詈辱之豈倚伏之理固然歟抑國之善敗有時非可以人力推挽與亡意亦其器量所極不能納異為同有以致此者也今軍機大臣戶部尚書仁和王公性通識明老於政事其遇物無同異一接以和蓋器量有過絕人者中外敷厯再直樞廷故嘗受知於沈文定公其初入政府與文定同列而尤為恭忠

親王所倚任會異論寢起公乃見幾謝歸及再入執政人望益隆於時朝政屢更豪士競起新舊乘除而公以一身周旋衆變黨仇妒分無不容納人亦無忌嫉之者古所謂其心休休者公殆其倫歟使公處牛李范呂之際必不激而為朋黨之禍使公當歐王之任必不見訾於衆多之口使公入南宋之朝不為秦賈之專亦必無其詢厲之辱晰也某獲交於公至篤且舊初督湖廣公為湖北按察使始識公而薦之 朝逮公由湘撫 召入樞廷某近在畿輔戮力交驩甲午兵起 朝命自雲

貴總督 召公北歸助某視師某既 內召公實受代某在畿輔久兼治軍海上事緒浩穰部曲星列棋置公至一躡故蹟文武吏士不知帥之易也今公去畿輔又年餘矣某舊時部曲及文武吏士嘗事公者猶思公德不衰以公今茲十一月某日登壽七十僉謀走京師取文壽公某不得辭也則本公之獨有得於容物之量者推論之俾進獻於公蓋大臣之納異為同非直為榮名而已才之為類至不一也必容納異類而後善類盡植善類盡植而後緩急足倚某老矣尚庶幾因我公盛德

一見人才之振興也夫

鹽山賈先生八十壽序

鹽山賈生恩綬始從余遊治儀禮有家法既別而舉於鄉顧時時來省余每見輒道其尊人賈先生相慕望異甚今年詒書言先生正八十親故欲為壽一謝絕不許恩綬以先生之暱好余也求余文將持歸以獻余未及為恩綬則又來謁而固以請蓋以文為壽知言者每病其非古余嘗以為不然禮之用因時為變今之上壽親堂豈不賢於古之冠子之禮乎冠子而字之則有辭矣

奉觴上壽稱辭而祝嘏其親獨何為不可若乃文之體製之起於近今以此為非古則韓柳氏之文之所為贈序者故亦起於唐世非前古所有也凡文之能者亦各用當時之體追古風而為之辭爾豈必古人有之而吾乃為之也哉獨言之非實而施之非情所安則固不可今恩綬之稱先生既不敢溢其實而余於先生又有情不能嘿已者尚安得以不文辭恩綬曰吾父少勤苦躬鉏薪以餘力治學學皆冥獲無師友之助既成而邑先達孫蓮塘侍郎劉南蒞先生咸相引重生無它好獨孜

孜孜文學以為至樂今八十矣神明不衰時作細字鋒畫
韶腴類少年天既以壽者報有德顧惟不遇子又不肖
缺然無以慰其親願賜之一言恩綬之稱先生如此可
謂無溢量矣雖然遇不遇何足道天所矜異而不可必
得者年爾使先生得遇於時或且苦身焦思耗損其天
得欲自適於文字間而年已不逮以此易彼未必先生
所願也世日益廢學余少時見鄉里前輩終身讀書至
老不厭怠多與先生事相類蓋皆有樂於是近今後生
中歲以往輒束書不觀彼則何由得樂恩綬思所以慰

其親亦惟視先生所至樂者加之意而已余未得一識
先生往年恩綬持先生所為文一篇示余傳命委余審
訂是時先生七十餘不自滿假過而取決於余余何以
得此於先生哉鹽山與山東之陽信鄰接異時余弟詒
甫嘗攝陽信今余往省弟道過鹽山未及一訪先生余
弟既去而先生適授經陽信寄書恩綬道余弟去思不
容口恩綬亟以告余余弟拙宦不見知於時先生獨傳
播其政聲非其心之暱好余視余喜戚若在己不言此
於父子間也夫以先生之篤學老壽顧獨暱好余與為

喜戚如此而余於先生之壽乃反靳區區之一文以為非人情故於恩綬之請不能不答其意恩綬學禮有得因并論上壽冠子今古異宜之義使歸質於先生亦因以取決焉

記校勘古文辭類纂後

姚選古文辭舊有康吳二刻而吳本特勝惜元板久燬好是書者將謀付石印余既為是正謔奪遂徧考古今文史同異記其犖犖大者間復兼糾康本違失俾覽者慎擇焉姚選特入辭賦門最得韓公論文尊揚馬本意

而楚辭至為難讀因頗發其旨趣著於編用質後君子學問之道之益於世者博矣獨沾沾為此殆爾雅注虫魚者比也雖然欲治文事者儻亦有取於斯

胡問渠墓誌銘

胡生問渠名源清直隸永年縣人今山東按察使胡公景桂之冢嗣也以優貢生充八旗官學教習期滿得訓導不就入貲為內閣中書光緒卅有五年八月之望卒於京師得年卅有三百始至今九居京師八九年按察公視學甘肅嘗侍母挈弟妹到官已復還京師按察公

遭憂家居服除為侍御史出知甯夏府擢甯夏兵備道
及今茲陳臬濟南生率常在京師不隨侍亦不以家室
自隨按察公中外仕宦夫人時還里居性素嚴生歲時
歸覲約束妻子盡瘁於孝弟還京師僇力於世故於朋
友摯以和長老多折節與交其卒也哭之多哀戚若失
親子弟然妻王氏聞赴自濟南奔京師迎喪歸永年將
以明年某月日葬胡氏先兆子長生長順皆幼卒之日
妻妾皆有遺腹及生云云始生與邯鄲李生景濂同謁
余受學李生痛生甚狀生行乞銘汝綸曰京師人才林

藪也士去閭巷墟穴來遊處觀國光耀若脫泥沙而雲
飛焉而外行省方面吏亦各往往遣子弟宦學京師為
中詞高或鐫磨事業奮發以有為其他廣交遊識形執
追榮趨變以扶進家聲者不可選紀也生於其間獨遠
遠為退讓君子眷厚窮交不顯造請高門出為賢士夫
入為良子弟眾見其進而未止也而竟中道夭死悲夫
銘曰

不羸其年尚茲賴其嗣人父兮母兮能無悔恨以悲於
戲

誥封太夫人陳母熊太夫人墓誌銘

雲南迤東兵備道署雲南布政使陳啟泰伯平既遭母夫人之憂自長沙撰事狀為書抵保定徵銘於汝綸曰將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汝綸讀其狀曰太夫人善化熊氏年十九繼室於贈公諱某先是贈公之王父諱某為山西某官數輦家訾財給官用家由此多宿逋太夫人既受家政綜覈細碎出內有經諸子或攜或嬰室無婢媪烹飪煩擗翦製之事一自己手晨先衆興晦後家息時未幾盡償逋負舅姑以是歸其能叔嘗有官逋追呼

急禍且傾家損門望贈公又遠客舉室惶遽不知所為太夫人從容定議請鬻宅以償宅故太夫人與贈公夫婦勦力銖寸累積而得者至是折券已債一夕盡贈公歸以是義其決太夫人生丈夫子五人女子子二人而寡寡時長子啟泰才十六歲耳太夫人斥佩服資諸兒使學幼者躬授之經卜葬贈公迎養母氏娶婦嫁子以次營辦居雖敝灑埽必潔衣食雖龕惡賓祭必豐十年而有子通朝籍又十年而中外就養饗有豐祿家駸駸光大矣而所至必誠教其子以廉介續祖風以惠愛為

國利養元元屢斥千金振他行省饑饉而躬儉素一如寒畯家一刀一鐻往往五六年物宗嫺黨里以是服其善教光緒廿五年正月朔日卒壽七十有七狀所列具如是是宜銘銘曰

猗夫人稟惠純毓名家嬪德門生五子三有聞長兵備攝大藩守三郡以能遷起侍御天下傳 恩封母太夫人次文黻為吏循史有紀墓有文季文璣郡守官多聞識佳翩翩餘二人半亡存推已顯知皆賢本曷由母教然初在約能自振後處豐儉又仁教諸子敕申申卒所

就為勞臣最懿淑琢貞珉告後昆陳氏阡

光祿大夫刑部左侍郎袁文誠公神道碑

公姓袁氏諱某字某河南項城縣人咸豐初廣西盜洪秀全等反 天子詔各行省在籍大臣治團練其在朝者遣歸其鄉於時團練紛起於湖南則曾文正公於安徽則呂文節公及今大學士合肥李公父子於河南則袁端敏公為最箸云公端敏公冢子也道光卅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二年授編修三年謁假歸覲端敏公請留公助治軍 天子許之是後端敏公三奉

文集三
詔督師公一隨軍軍中呼為少帥當是時南則粵盜北則羣捻二寇蔓延交通鉤聯根據端敏公提一旅饑軍浮寄淮潁措拄賊間不摧不折十有餘年中外恃賴公與有勞焉端敏公不使子弟與將士分功有功輒寢不奏七年 欽差大臣勝保始論列公穎毫間戰狀 天子嘉之加侍講銜花翎後會諸軍破賊於太和河南巡撫恆福上其功 賞伊勒圖巴圖魯會端敏公奏事至手詔批答曰汝子奮勇衝鋒可嘉也九年端敏公奉召還朝公隨入充文淵閣校理順天鄉試同考官未

幾端敏公再出視師仍命公赴軍入對 溫語移晷十年六月會攻定遠幫辦軍務穆騰阿移書端敏論公功端敏持不可疏言仍世受 國恩死無以報臣子不敢與諸將爭爵賞 優詔褒美且誡曰後有功績無引嫌端敏公卒堅持初節不變故公在端敏軍中功最多終不得論十一年會克鳳陽定遠有 旨遇缺題奏則文宗特簡也同治元年擢翰林院侍講轉侍讀遷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其秋端敏公謝病 詔公留撫其衆丁繼母憂歸而端敏公復起視師又 詔公佐軍逾年

端敏公薨擢公侍講學士是時淮上已平兵事粗定公雖在憂感 上恩知急自効上疏言八事其一為屯田久之不報其明年復抗言臣前所條淮南北募民屯墾議未即行請詣京師與廷臣面論事可否 詔責公過自信又坐擅發駟遞左遷鴻臚寺少卿公侍端敏公在軍久積功勞寔為 上知忠悃勃鬱思得當以報 君國而戶部尚書羅愷行順天府尹蔣琦齡又先後薦公才可大用會羣捻張總愚竄畿輔公以端敏公治軍久志事未竟今皖豫諸將多先臣舊部請赴軍自効 詔赴

合肥李公軍李公以為行營翼長盡護諸將諸將或淮或皖豫咸與公交驩寇平 詔嘉公克成端敏未竟志還公侍講學士加三品銜又以公志在治軍自効 命赴左文襄公軍文襄優禮而靳之權 朝廷知公可倚命筦西征糧餉得專奏事十一年擢少詹事轉詹事賞頭品頂戴十三年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大軍出關 詔公襄左公轉餉遷戶部左侍郎兼筦三庫事務稍重其權以與左公議異光緒元年 召公入公自少隨端敏公治軍端敏薨先後佐李公左公不離軍

旅卅餘年至是始謝兵事 朝廷且大用公 命兼署
吏部右侍郎二年調刑部左侍郎充順天武鄉試正考
官公性疏朗好持議議皆國之大事在官必舉職官戶
部時欲仿古人國計簿月一冊使出入相準絕姦欺未
成移刑部在刑部日與曹司治律獄必再三反是時中
外多言臺灣海門戶當以時經畫絕外國覬覦公建議
設臺灣巡撫專責成而省福建巡撫官併其任於總督
廷議從之它所言多遠慮類如此於是河南旱饑 詔
公往賑時公私耗竭公所以籌策之百端事垂竣而公

遽卒光緒四年四月六日也遺疏入 優詔矜卹賜祭
葬予謚文誠卒後五月河南巡撫疏言去年災故刑部
左侍郎袁某糶衣糶食旦夕憂勞拊循饑民雜處吏胥
間其乞貸各行省書讀者淚下卒之日饑民婦孺皆痛
哭失聲請河南省城建專祠其陳州則附祀端敏公祠
詔從之已而安徽江蘇所在請附祀端敏祠子世勛
用廕補戶部員外郎初端敏公與曾文正公文善其治
軍聲執相倚曾公以故人子視公汝綸嘗見公於曾文
正坐中聽其論議颺發瀾翻甚可偉也曾公殂謝左文

襄公合肥李相公並負天下重望公於左公不為苟同
於李親善矣至持議亦不盡合而 朝廷卒嚮用公者
以公忠誠有以孚格上下也公始隨端敏公積苦兵間
後勳父功不成輒欲以兵事自効周旋李左軍中卒未
一信其所志而勞動於振災以死死時春秋五十有三
曾不登於中壽悲夫端敏公諱某自端敏已上三世皆
以端敏公貴贈漕運總督公前後二母皆陳氏娶王氏
皆一品夫人側室楊氏以子世勳貴贈淑人女二人皆
適士族孫三人克紹克益克忠光緒六年七月葬公陳

州城南之袁氏新阡廿三年三月王夫人祔又二年公
從兄之子慰庭侍郎巡撫山東謂汝綸曰公墓碑未有
刻子無用辭乃為銘曰

抑抑端敏以子隨軍子父蹈危而功不論光光文誠用
忠為孝平進九列而志未効才之不究壽亦豈多垂成
天阨况人謂何維後之昌維宗之強世其孝忠以永不
亡

贈道員直隸州知州陳公墓碑

公諱黷舉字序賓石埭陳氏少以諸生師事宗人虎臣

徵君艾艾治宋儒者義理之學負重望於鄉縣曾文正公治軍所至收召賢儒至江南甚優禮艾公避寇轉徙久之客艾所艾進言公於文正文正用公筦江西建昌鹽菴徵入倍舊額閩邊民販鹽為亂鈎聯粵盜張甚江西吏以五百人屬公往討公曰彼聚黨橫行倚粵盜為聲援今如此以五百人往徒損威何益辭不往後他人往竟遇害文正聞獨大偉公公因請裁建昌鹽菴局節經費文正從之改用公筦權葦鄉有亂軍劫權局權錢盡失陳松如者虎臣徵君弟也方提調江西牙菴江西

牙菴文正公嘗疏爭於朝主客異心松如又方介與江西吏忤有為蜚語者謂公松如從子侵牟權錢詭以劫失聞江西吏信之文正公又督師去江南公禍且不測會今相國合肥李公代文正聞公事喟曰是不嘗用廉能著聲耶安得此既有君冤復喟曰幾陷此賢當是時曾李交驩聞天下兩軍吏士相通流李公由是檄公還江甯使在軍主計後李公治軍山東河南持節鎮湖南北視師陝西移直隸駐旌麾天津卅餘年公一隨軍主計不他徙在天津與劉含芳吳汝綸張子偉數人者尤

相善公為人冲夷澹定在禍不慄見利不趨於事尤劇
尤能悉心綜覈顧不樂仕宦在軍累官河南直隸州知
州殊無意往已老僚友強之入引 見改發直隸且持
版參衙入仕矣逾年遂以疾卒時年五十有一光緒
九年閏五月六日也顧言誠子孫讀書守先緒毋妄覲
寵榮李公疏聞 詔贈道員廕一子以州判注選給銀
五十兩治喪直隸江南湖北所在祀淮軍昭忠祠公在
軍主計計餘年手所出內數百千大萬軍中將吏愿黠
新舊交薄厚不同言及公無不服其清潔雖嘗被公裁

抑皆歛退遜謝無怨光緒初直隸山西大旱饑振救之
費傾天下李公一委任公芒粒無漏失海防議起李公
規畫益遠費益蕃饗源益絀劑盈虛挹注軍用取給不
匱乏公之力為多公卒後李公用公子惟彥嗣主軍計
檄曰勿墜家聲其重公如此公好學熟於資治通鑑喜
方書治疾多効配沈氏封淑人慈儉有禮處豐約不變
後公一年卒公曾祖策江蘇蕭縣典史祖楚寶浙江典
史父鶴齡祖父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子惟喬早卒惟彥
貴州開州知州署黎平知府惟庚惟壬並縣學生惟壬

廬州判以知縣用惟真惟奎孫九人某年某月葬某所
越若干年惟彥詒書徵銘汝綸與公同客天津相友善
者也最為知公銘曰

昔公執友曰劉張予暇輒走語語忘所趨後散四乖日
肯往來謂盛當復而公先萎張劉相次盡於一紀雖予
慙遺曩遊邈矣三子在世有顯有晦既出世間誰與控
揣惟善有後於天可必有子翼飛公其不均

江安傅君墓表

往余從曾文正公客金陵聞江安傅君好聚書書多舊

本精槩遂與往還得異書輒從君借校是時江表新脫
寇亂書多散亡人持書入市量衡石求售價輕賤如雞
毛比行者掉頭不顧君職事冗俸入薄少獨節縮他用
有贏贖盡斥以買書不少遴以故藏書至富入則窟處
書中出則所至以車若船載書自隨於是金陵朋遊中
擁書多者自莫徵君子憇外眾輒推傅氏其後余宦遊
畿甸而君遠涉關隴從左文襄公軍不相見者數年及
再見君天津則君已老積書故在方僦居斗室室無內
主聚從子若諸孫五六學僮蓬頭敝蹠嘯歌諷詠其中

人書雜揉時余至則相從考問章句余故心異之以謂
天津囂市中無有也未幾則聞君嚮所聚五六學僮者
連歲收科第以去又久之則皆以文學有名公卿間蓋
今貴州學使翰林院編修曰增濟者君冢孫戊戌庶常
曰增湘者君第三孫也而君第二孫增濬從子世鈔亦
皆舉孝廉有聲傅氏駸駸鼎貴矣迴憶僦屋天津時蓬
頭敝蹤若翁傍豈知其後各騰達如此或曰君所聚書
留貽子若孫固宜有是或曰君之留貽鬱且厚不專在
書蓋傳所稱藏書家多矣或及身而失者有焉或一傳

再傳書益散亂子孫持書入市價十百不能一二者有
焉凌雜缺脫半在半不在者有焉或不幸遇火患盡於
一炬或兵燹燬弃又往往有焉以余所聞見聊城楊氏
濰徐氏定州王氏樂亭史氏家多宋元舊刻子孫有秩
於朝或取甲乙科第亦云盛矣其尤著者武強賀氏
能盡讀家所藏書以述作自表見世號為文章家其在
蜀則江安傅氏其流亞云夫藏書一也或書放絕不守
或仍世有名位而功不在書或盡發先世之藏晞慕成
名於後世其子孫之自為得且失不同如此則謂其祖

父留貽潤陘縣絕顧專在所聚書未必然也君為人孝
慈端慤無文飾好拊救人與人語唯恐傷之見人有過
不面折積誠感之使自悔或造侮欺不校也常縣小刃
肯臆前象忍字用自警省少好讀書擊劍其友王祉蕃
孝廉曾文正公試蜀時所得士也文正視師江南馳書
召王君且曰鄉邑有賢士夫可與俱來王君則以君東
既至與莫子德徵君涂朗軒制軍黎莼齋觀察今蜀中
周玉山方伯交善已而左文襄公聞君賢撰書辭備禮
招君西居久之辭去復東從合肥李相公於天津自同

治已來曾在李三公狎主兵事進退天下士君於任事
勇不顧望避就於名若利獨逡逡退讓若有羞畏然故
三帥交辟更召爭先得而數十年不進一階官終北河
通判古人有言位不稱德者有後君殆其人已斯乃君
之所以留貽子若孫而子孫所由鼎貴也歟周公為津
海關道時請公自助一夕卒年六十四君諱誠字勵生
祖鳳齡父登奎以君貴贈如其官子世榕有父風二子
在翰林不尊已居榮方以知縣待闕保定用吏能顯世
鑿殤世銓世鐸候選州判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八人曾

孫五人余客保定與知縣君遊增濬增湘又從余問學君之卒也歸葬於長甯之岩峯寺既葬之十有三年而知縣君徵文刻石遂書君之留貽以有後者具著其本末俾後有考焉

誥封夫人張方伯夫人墓表

夫人桐城董氏父舉人思陶能詩有比竹集行世官定遠教諭洪楊之亂徇節死官下尸不得刻木寓象以葬夫人年卅一嫁今江西布政使張公紹華太保文和公五世孫也逮事祖舅姑張董世姻夫人於祖姑董太夫

人其屬則兄孫女也伯姒董夫人在母家亦羣從姊弟比歸上下驩洽舅姑交賀咸豐三年桐城陷賊祖舅殉難贈公父子隨喪在賊中布政公夜縋城逃繩絕墜城外死人上傷足以手行遇樵人內筮蘆中負入山以免已而贈公亦脫歸未幾定遠赴至家國禍疊二門艱阨生事擯窮憂傷幼瘁於時重親在堂契濶供養六親仰則盡室歸仁布政公奔走險艱不分心內顧夫人有力焉江表亂定布政公連取甲乙科第仕宦中外自吏部郎改官道員署大順廣兵備道補通永兵備道擢江西

文集三
按察使就遷布政使家駸駸隆起矣光緒廿二年二月
夫人方南發從公江西按察任所不幸得疾道卒天津
春秋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歸葬某所夫人生長名家
來嬪舊門孺染忠孝明慎儀法在難不悚處豐不驕布
政公居室雍和鉅細躬裁夫人佐以簡肅時人為之語
曰張氏諸子慈父嚴母子二誠癸巳江南舉人戶部員
外郎承聲分部郎中家孫家驩齒弱有文夫人性淑德
豐食報未終劬躬餘社庶委在此
李勤恪公墓銘代

公合肥李氏諱某字某曾祖贈光祿大夫諱某祖贈光
祿大夫諱某父贈光祿大夫刑部郎中諱某刑部府君
有子六人公為之長以選拔貢生為知縣湖南至武昌
見總督宮傅裕泰公公奇之曰他日繼吾位業必李令
也麻署永定益陽益陽不至以洪秀全圍長沙改署善
化守南門天心閣有功曾文正公出治軍檄公主饒餽
在軍積歲遂自江西吉南贛甯道調廣東督糧道就遷
廣東按察使布政使是後為巡撫者三湖南江蘇浙江
而江蘇不至為總督者四湖廣四川漕運兩廣而四川

文集三
漕運至皆數月輒別徙前後督湖廣最久再署任再實
任丁太夫人憂去官家居六年再起督漕遂督粵九為
楚督十有二年粵督七年告歸又五年薨於里第享年
七十有九上聞震悼予謚勤恪子十一人某某官某
某官餘未仕孫六人曾孫三人往年某視師中原拜楚
督之命以公往署兵事平某歸鎮受代公始撫浙居二
年某被命征黔征陝公又來署楚督逮某量移直隸
遂以楚督授公兄弟更代累年太夫人不移武昌官所蓋
聖朝之優寵臣家至矣時人便謂朝廷緣某薄立

功伐賚及元兄此過論也始某與公皆師事曾文正而
公從文正軍獨久文正數稱公能嘗疏上公績狀而胡
文忠薦公之疏亦至文宗以胡所請特優手詔批答
曾疏謂已可胡奏文忠欲得公自助文正惜不予江西
牙麓廣東權餉皆軍中重任文正一倚辦公是時朝
廷求人輒視文正所左右公以此平進開府其後膺疆
寄久習知民情偽事可否利病所至斂抑才智投合經
法無近功顯名而士夫虛憍浮囂之習盡屏不用顧公
一出以和不甚為時怨妒其亦往往見詆者則由某非

才而久負重有以牽累而中傷之也在楚督時忌者尋
端齟齬會以憂去猶窮竟黨與卒不得公絲髮咎戾乃
止及在粵遇日本構釁傾資以濟海防和議成國論大
譁公亦乞骸骨歸矣方事之未定公貽書戒某約事已
共告歸某自念柄用久當與國休戚不敢歸難後人
故公歸徜徉山水數年而某獨留不去今公已殂謝某
亦積老適來粵繼公後循覽前政輒用慨然諸子將葬
公於合肥東鄉大劉村以夫人某氏祔弟某謹掇公官
位治行志事本末勒石幽隧用告後千百載來者

涇州風土記叙錄

昔韓退之不肯作史區區用才於一州一縣蒐討故實
窮年恆歲則豪傑有志之士慮皆擯弃而不為涇州自
明以來志乘少可因襲州中故人曩以修志謹諉既不
獲讓則為之捃摭前載網羅放失庶幾辨章乎文獻傳
信乎一方牽於宦學人事之擾屢作婁輟迄於今茲補
苴於亂離之餘乃克成書凡卅九萬餘言都卅二篇篇
大者析為數卷窮日力於此良可惜已顧吾文不足行
遠焉敢謬附於昔人周秦到今地制不常名號數更域

分不區人文曷條纂疆域第一常山東迤散為鴻原大河故瀆在焉後沙唐滋前阻漳濱中有虜宅決徙為患纂河渠第二河弃而去民田其土雜植果隋強半湍鹵取之有制民用不擾國朝定法多襲明故纂賦役第三尊事素王立學其傍譬被聖文開我顛蒙學失道散以愚長亂廟祀雖嚴序塾雖殷自同獠蠻異學之不如儒乎儒乎纂學校第四恆瀛東西其地四戰五胡繼唐割裂畔換有明家旣陳夾虜宅後隸近郊少竊之憂大清隆平偃革休兵粵盜剽輕殲我忠良流寇再謹墨

守以完維廿六載畿甸亂起乘輿蒙塵顛覆四海黔黎喁喁司牧伊主不慎召戎慎退彊虜纂兵事第五前世分職後多變革考錄官簿人亦附著纂歷代官制第六明及昭代官吏差備譜其年月不知蓋闕纂明以來職官表第七吏賢能者祀名宦祠未祀而有績孰軒輕之並列名宦為後之規纂名宦第八著作之才代不多有漢晉諸崔蔚為選者洎乎隋唐孫魏李張並轡聯鑣與崔抗行明清作者蓋不逮古一卷之成未忍割舍有錄無書不可選數先士精爽儻式憑此纂藝文第九

故城廢亭津渡鎮堡考古攸資甄錄示後村墟宅墓憑
弔之處魏齊寺觀閱歲踰千名勝遺留有裨觀游纂古
蹟第十典籍散亡證之碑刻鄉曲時有六朝舊蹟近代
掌故踰時而湮佚在貞珉或補方聞纂金石第十一安
平之崔古之箸姓漢唐千載糸久愈盛表其枝別讀史
者資焉爰及庶氏并逮時賢開茲譜學以飭州人纂人
譜第十二州在前明代有聞者尚侍卿貳後先踵武我
朝寔微幽潛弗耀百年顯宦劉張暨趙附著科第盛
衰有考纂薦紳表第十三榮顯於時出入有立考覽遺

績光於篇笈纂名臣第十四士有文采川澤為輝百樸
一秀孤英在枝斂英入實乃荷道德皓首一經亦云有
得西學東來始明季晚雜揉造化祿數焉本土不一流
州盡有之纂文學第十五燕趙慷慨高上節俠明季義
死僵尸鱗接我皇威遠臣力師武爪士濯征歸榮燿
下咸同再駭毒我閭里纂武節第十六賢人位高於民
曠遼吏於郡邑惠虐立效出宦蹟著可祭於社纂吏蹟
第十七孝為天經中庸鮮能秉彝之好鄉縣熟稱推仁
湧逮任卹是宏纂孝義第十八詩畫一藝耳成名則艱

寓公聲高勝蹟斯留纂流寓第十九門內治失婦不染
學天挺清淑乃鍾賢孝緣夫及子垂聲在史貞信之節
嚼若霜雪身輕義重激為英烈纂列女弟卅川原莽蒼
怪麗非寶磅礪鬱結泄為殷阜物土之宜爰居爰有纂
物產弟卅一維涇州既升為直隸三縣來屬與州而四
自漢元到今餘二千歲遺聞故事散在諸史傳記文物
富聲明備厥有佚墜間見於金石文字既綴輯而條次
之矣獨有書無圖覽者病諸異時天祿宗工海甯李公
薦其弟子方柏氏熊私聘不可白之疆帥移書同文以

使事來為州測繪刻以再期主人憤耗三月而嚴後遂
莫能圖惜哉惜哉謹譜明以來州縣修志諸君姓名年
世考其終始因論列今所纂目次為涇州風土記叙錄

弟卅二

馬佳公夢蓮詩存序

寶琳

馬佳公定州之治今湖廣總督張公在翰林時既為之

碑公子理藩尚書

紹祺

副都統駐藏大臣

紹誠

又寫定

公遺詩藏傳之為世業今年余居都下尚書二季戶部

郎

紹彞

兵部郎

紹英

奉公詩謁序於是都統公有子世

善方奉命出守衢州而是時京師久淪陷天子蒙
塵畿內州縣多蹂於兵求如馬佳公之吏績邈不可復
得以是益重公遺文公故不欲以詩人自居題其集曰
詩存謂因詩存事始公考禮部尚書勤直公立朝有風
采傳詩法於仁和金雨叔修撰牲亦名其集曰詩存公
治行文術多本之家學其詩不為浮靡麗豔讀之悵悵
乎孝忠人也蘊積厚則傳嬗也遠宜公後之多賢哉
國家以八旗禁旅取天下遼瀋故家世食舊德寅亮登
翼代興更盛漢諸臣不能及唯天子亦嘉與旗人樸

忠數數以漸染漢官文弱習俗為戒自開國逮乾嘉武
功輝赫盡出八旗雖時時用儒業起顧弟不專重咸豐
用兵將卒始多漢人是後滿蒙勛舊流風遺澤稍陵夷
矣及今茲之亂談者至歸咎近臣無學惜哉惜哉讀馬
佳公遺詩上溯勤直公家法退考公子若孫名業之著
白百年世守蟬嫣不替乃如此因益慨想國家隆平
時世臣貴戚流衍之蕃且久文武隨用中外有立是用
暨聲教振威稜有餘思焉嗚乎盛已夫
誥授武顯將軍總兵銜京城左營遊擊王公墓碑

公諱燮字襄臣順天甯河縣人曾祖剛節公錫朋安徽
壽春鎮總兵道光卅一年死定海之難卹蔭騎都尉兼
一雲騎尉傳襲至公又以難死剛節公殉難歲在辛丑
今公遇難歲在庚子十日十二子相配六十年而復公
家仍世再死國變若天數云祖承泗山西代州知州父
楫蚤卒時公年十一兩弟皆嬰穉母華太夫人勵節
鞠三子督使學公學古為詩歌文辭年卅補縣學生屢
以古學冠順天卅五屬應試士以貧故用襲職出身而
教其兩弟皆成進士以久次補京城右營都司管永定

汛事張勤果公曜一見奇之勤果巡撫山東將奏公自
助辭以母老不往以勞遷左營遊擊加二品銜以巡漕
有績加總兵銜倉場侍郎論薦公有文武才引見以
參將升用庚子畿輔亂遇難死死後卅有四日京師陷
兩宮出守久之大臣以公死事上聞照參將例賜卹
公巡漕盡祛積弊隱民既畏惡之遊擊宅在東便門外
通惠河南始亂亂民圻近畿鐵軌斷電綫以為盡外國
物也公出立馬郊原對衆言此皇家物有敢截電綫
一寸者死軍民圍聽悚息自是他電竿盡圯獨東便一

綫歸然存無恙其後亂民益橫恣紅帕首手刀連臂過
市大羣千人小羣數百人脅成旗漢官所至焚殺尸交
橫衢巷五月廿五日公馳馬渡河出巡漕亂民抽刃圍
擁公數而鼓噪謹譁揮刀亂斫俄頃間遂醢公已復舉
公骸骨焚焉家人從灰土中拾餘骨歸葬某所先人兆
次始武強賀刑部濤居京師以治古文名學文者爭歸
刑部刑部數貽余書稱公文也後余至京師公以所著
文見示多可喜嘗藏其文一首行滕中與之語時事多
與人意合已別不復見見公他兄弟多奇氣恐其難免

於亂世謂公故坦夷當幸全及亂作而公竟慘死公之
祛漕弊弊者故皆不便要其禍不至若是酷是類有連
累而嫉害之者假手於亂民以快其私憤而其意殆不
在公也悲夫今茲余來京師公少弟吏部君焯字某為
余言公遇難所著文盡失但詩三卷在瓦礫間余因以
所藏文一首歸之嗟乎兄弟之累之痛於心也甚矣哉
公妻某氏子某吏部請銘余不可以辭為銘銘曰
唯愚蘊亂智禍丁公卿橫死雞鶩輕與及天狂夫奚驚
同根共本相虧成飛幸網脫伏羅嬰邱淵夷實理亦常

獨從右職以文鳴與骨灰燼邈盡亡誰與憐者嚶友聲
祭李文忠公文男闡生謹案元稿輯韻下有欲取彼長使失所挾八字定本無

嗚乎我公 國之蔡著老謀長算勤往謗歸卒安天下
名故不隳上海誓師死地背水賊籠全吳王土無咫尺
公旌旗風靡氣死迺疆迺理南東漸海分功金陵牢讓
不有再清中原卒事徒駭羣公環師勞孰與齒洗兵解
甲於京告功出鎮荆楚有事梁雍偏陬公膺褻我全鋒
詔衛郊畿兼控海邦於時天下交口譽頌大地五洲
疆國麻立挾其長技款關競入公一懷柔談笑和輯上

自 宮壺親賢樞密此韻依東坡倚公扞城稜威四讐公功

所積謗亦叢集衆聾獨昭毀異安習附者妒能汙者橫
擊期欲敗公而 國岌岌開怨近鄰敗若朽拉出疆議
和遇刺及睫生歸困讒威脫權劫銜 命遠聘環麻地

圍名王大豪過禮益虔下逮走卒僮兒婦人一見矜寵
闐道笑驩 國威新挫由公而尊歸復傷讒功不得論
命聽外政通蔽柔驕又以謗退不近愈疏廣州之行

我聞有 命維匡彌縫不隕 國問禍變卒發 鑿輅
蒙塵有 詔敕公旋乾轉坤四字勇入九軍定盟珠槃

還我天下再厝之安在咸同世中興四佐曾公稱首次
胡次左公師曾公與為唱和聳身山立視世少可曾公
即世鉅艱獨荷彊力忍詢旁無助我鄙儒小拘持冰入
火有舌燒城用忌蘊駝閱毅之謀敗於叢脞幾如是為
而 國不挫蓋公外交厥有專美五洲推高屈一二指
維昔三賢治兵方內及若交鄰皆所未逮公功與並益
以馭外遠撫長駕翳獨公最彼昏不寤撓成使敗已敗
縮手救乃公恃今之媾和存亡攸繫沮事之議尚茲紛
起一任譽毀爰竣爰濟謚公曰忠公論斯在我承凶問

戒車在行一帀竊語交走相驚曰吾且死賴公有生公
今已矣誰與嗣公不佞在門或仕或止跡疏意親謂公
知己彌天一棺傷曷云已粗述碩休用侑歆祀尚饗

丁維屏編修所輯萬國地理序

丁君譯此書文甚簡直明贍於學術研習為善本使初
學之士粗知國於五洲者若是之多亦稍戢其虛憍之
見而於天演家所謂物競天擇二義或者其有惕於中
是亦進化之一助也盛衰存亡何常之有綜數十年百
年觀之往往有小弱易而強大者今之列彊其鋒殆不

文集三
可犯數十百年之後又安知今之僅僅自立者不起而
與目前所謂疆國更盛代興而莫測荆九之孰存亡也
獨並世者不及待耳嗚乎

原富序

嚴子既譯斯密氏所著計學書名之曰原富俾汝綸序
之斯密氏是書歐美傳習已久吾國未之前聞嚴子之
譯不可以已也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為尤
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而無政則財不可
一日不周於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

大耗欲振厲圖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
後尤急中國士大夫以言利為諱又伏習於重農抑商
之舊說於是生財之塗常隘用財之數常多而財之出
於天地之間往往遺棄而不理吾弃財不理則人之睨
其傍者執必攘臂而並爭於是財非其財吾弃財不理
而不給於用則仍取給於隘生之塗塗益隘而取益盡
於是上下交瘁而國非其國財非其財國非其國則危
敗之形立見危敗之形見而不思變計則相與束手熟
視而無如何思變矣而不得所以變之之方雖終日捨

攘徬徨交走賊愕而卒無分毫之益中國自周漢到今
傳所稱理財之方其高者則節用而已耳下乃奪民財
以益國用已耳奪民財以益國用前所謂取給於隘生
之塗是矣此自瘠之術也節用之說施之安甯之世能
使百政廢缺不舉而財聚留於不用之地施之危敗之
後則節無可節廢缺者不舉而亦無可聚留循是不變
是坐困也所謂變之之方者何也取財之出於天地之
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弃而已矣取財之出於天地之
間者條理之使不遺弃非必奇材傑智而後能也然而

不痛改諱言利之習不破除重農抑商之故見則財且
遺弃於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為諱則無理
財之學重農抑商則財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財之所以
通也農者生財之一塗也閉財之多塗而使出於一所
謂隘也其執常處於不足尚何通之可言古之生財之
塗博矣博而不通則壅故商興焉禹之始治水也既與
益稷予衆庶稻及他根食矣又調有餘補不足懋遷化
居以通之是商與農並興驗也專農一塗故不需商禹
於九州田賦既等而次之至其貢篚則皆所鮮所多相

通易之物允畋之所獵漁之所獲虞之所出工之所作
非人之所職舉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無不財取為用
夫是故勸商其每州之終必紀諸水母輸則皆商旅所
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農抑商之謬論乎禹之理天下
之財至纖悉不專農如此而非利尤遠蓋荆揚之金三
品至周而猶盛故詩曰大賂南金及漢武而後乃稍衰
歇史公有言豫章黃金取之不足更費其證也然上溯
神禹時已二千年矣禹之興非利如此又勤勤通九州
母輸之水道如此使神禹生今時其從事於今之路礦

可意決也况乃處危敗之後則若周宣之考牧衛文之
通商惠工駮牝三千蓋皆奉神禹為師法而可以利為
後而諱言之乎今 國家方修新政而苦財賂衰耗說
者謂五洲萬國我為最富是貧非吾患也而嚴子之書
適成於是時此斯密氏言利書也顧時若不滿於商要
非吾國抑商之說故表而辨明之世之君子儻有取於
西國計學家之言乎則斯密氏之說具在儻有取於中
國之舊聞乎則下走所陳尚幾通人財幸焉

黃叔人墓銘

淑人諱學儀字令媿安化黃氏甯夏知府自元之弟之子甯夏以為己子嫁為令刑部員外郎湘鄉曾君廣鎔之妻前兵部郎中諱紀鴻之介婦而太傅文正公之孫婦也太傅貴兼將相而教其家如布衣配歐陽侯夫人以清德名江介最著顯汝綸少從事太傅幕府習其家聞兵部之配郭夫人續有壺羹能承舅姑志其後久之與曾氏曠絕光緒二年偕兵部同客故李相公所數月顧不及問家事今又廿六年來京師見刑部君聞其新失偶已而刑部以淑人事狀來受讀之歎太傅家法至

今未墜也淑人通毛詩小戴記爾雅文選能書畫有詩集三卷其事姑若夫翼翼然持家政井井然遇內外宗卑尊戚疏雍雍然光緒庚子正月廿七日以疾卒於京師年若干生男女各一人男曰保能生八年有宿慧淑人卒後五日亦殤喪歸湖南甯夏公為卜葬地與舅兵部墓域相望也刑部君既喪良嬪又失良子慟之踰時不能弭乃乞文於汝綸汝綸間獨以謂近五十年大清祚命皆太傅公所輓而全今太傅遺澤在天下者寔衰歇獨其家風教累數傳尚遺存不休是可喜也傳曰

人亡政息又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得其人繼守之未可以世數限不得其人則亡而息不留也若淑人者其於太傅家法非所謂得其人者耶惜乎其蚤死也今太傅密在者獨汝綸一人刑部之請宜不得辭乃為銘曰

維古治本基刑家晚乃高闕失婦模陰教東漸恣荒遐婉婉邦媛世豈多毓德盛族嬪名夫聖相三世綿前謨施移嘉種光厥閭中道扞折吁謂何

劉笠生詩序

吾縣自劉才父學博姚姬傳郎中以詩學軌則傳後進是後學詩者滋益多密遊四方往往持詩卷贈人天津徐菊人編修外家桐城劉氏嘗輯其外祖笠生先生遺詩六卷示汝綸卷中唱和往還如曾賓谷吳山尊侯青甫湯雨生皆海內名宿而同縣詩人尤多汝綸自少宦遊於邑里文獻不能多識卷中諸老不盡知其行義年獨劉孟涂開吳鐵蓮恩洋方四鐵諸吳春麓賡枚徐樗亭璈葉伯華琚六七公習聞其賢而許農生丙椿吳卓仁廷康皆大年同治中尚健在農生與先徵君遊甚久

汝綸通籍卓仁自浙中寄法書見賀此年輩相及者諸公各有遺集今自孟涂集外他皆不大傳孟涂嘗受詩法於姚郎中者也文學承傳其淵源所自顧不重與菊人將刻先生詩俾汝綸為序先生詩出愛而讀者必多無俟鄉縣後生之私譽觀先生所與遊足以知其學矣桐城多名山水先生詩數數稱大龍大龍尚非奇絕處菊人念外家他日過桐城遍遊龍眠浮渡間窮覽幽勝登高而賦詩其賞會且益瑰怪汝綸幸倦遊不死巖壑之美好尚當與菊人共樂之

謝衛樓所著富國策序

千金之家一朝中分其入之半以償逋負其平居被服飲食器用之費嫁子娶婦召賓上壽喪紀葬葬之具弔死問疾任卹之事娛遊玩好之需自若其故曾不少減削以佐其急其償債所餘之半入不一條理秩次使當其用又不別治生產以增所本無此不惟家之子弟熟慮饑寒之立至而爭求自賑也即鄰之人亦且深贖太息其傍思欲進其少有以相資濟矣美之儒有謝衛樓君者吾國之一鄰人也當吾外交紛紜大增歲幣時著

富國策四卷而索余文為序謝君謝君子非將進所少
有以資濟吾者乎噫嘻乎鄰之人亦既深贖太息其傍
矣家之主計者其如何

周易象義辨正序

日本老儒曰根本通明者聞余始至使其徒奉手書及
所著周易象義辨正二冊來見副以日本刀刀國人入
道正宗所鑄八百年前物也其書以余來為喜且曰周
孔之易其傳在我邦矣余讀其易說蓋著述未竟卷聞
余來而亟相示其大旨據說卦所列象為說其自喜者

謂說卦震為龍為乾繇六龍發也震為長子主器乾下
乾上是太子世世繼位為君皇統一糸之義其稱易之
傳在我邦者以此東土或非之曰羲文作易安能知千
百載後有我邦之皇統一糸而豫言之乎汝綸曰不然
說經貴自適己意而已昔柳子厚釋乘桴說堯舜禪讓
其言皆絕異然謂子厚不知經故不可也易之義至闕
遠矣惟讀焉者之所自取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
見之謂之智今日本之儒用日本事跡為說此自於其
所親見有取焉爾又何等不可者久後世事跡前古所

未見者易之書皆若賅有之患論世者謂易文於事無徵而弃置不講耳國國援易以自證而易之行遠矣何者易之書天下之公書非一國所得而私焉者也且如歐美諸國今皆稱為文明文明云者易家言也浸假歐美學者並能讀易謂易所稱文明為歐美發也吾義文之易不又遠行於歐美矣乎然則日本儒家以日本事實明易又有說卦所列象為之證明其言殆不為過抑余有疑焉余於古今說易家最服歐陽公而根本氏顧不喜歐謂為陋儒矣至論湯武革命則頗同歐公豈歐

公之說故有不可盡弃者歟抑易之為說又非一人所得而私焉者歟若乃筮法四營十八變等文於易無關要義根本氏既不取易為卜筮之說則此等可無置辨昔之經生有入室操戈者吾讀根本氏易說竟持玩其所贈刀悠然有會於易傳斷金之指繼今以往吾且摩厲以須也乎

跋蔣湘帆尺牘

余過長崎知事荒川君一見如故交荒川有舊藏中國人蔣湘帆尺牘一冊視余屬為題記湘帆名衡自署拙

老人在吾國未甚知名而書甚工竟流傳海外為識者所藏弄似有天幸者鄉曲儒生老死翰墨名不出閭巷者何可勝道其事至可悲而為者不止前後相望不絕也一藝之成彼皆有以自得不能執市人而共喻之傳不傳豈足道哉得其遺蹟者雖曠世殊域皆流連慨慕不能已亦氣類之相感者然也觀西士之藝術爭新炫異日裸之五都之市以論定良窳又別一風教矣

金子濟民周易本義啟蒙筭要序

濟民字伯成已故其徒三輪田編輯

朱子之易獨行中國者五百餘年當明世歸熙甫氏始

疑易圖及我朝王而農胡臚明李剛主諸君為說益

厲顧朱子本不以圖說經辨而去之於朱學無損也是後名儒竊起競欲秘藏本義據陸德明李鼎祚所收錄蒐討虞鄭荀九家殘文佚象號為微學學易者炫焉自太史公父子以紹明世正易傳相付受後無繼述兩漢言易家大氏以小數異術附會易文不能究知作易闕旨各據所傳習為說近世儒流乃舍本經而高信之其為說支離僻晦未有能逮易本義之潔約者而後生末學靡然共趨羣奔朱氏易若敝躋焉不其惑與余來日

本見說易者數家多自立新義最後岩村成允持其父之師金子濟民氏所著易本義纂要十二卷啟蒙纂要四卷示余且屬為序余受讀之其採集宋元以來諸家說率與朱氏相發亦間取惠定宇王伯申之言以自廣又時傳己意與為證明信乎其能守朱氏專家之學者也余惜朱易之久顯而遽晦而海外儒家乃信守而闡揚之若是其專且慤也乃不辭而序之

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

矢津君去年遊吾國出所著世界地理書贈余余倩學

徒曉東文者譯之久而未出今來日本則矢津君已誣諉兒子啟孫譯竟而屬余為序西學日新後出者勝矢津君地理學名家所著書甚多此編其後出者也蓋今世界能分土立名字者六十有一國矢津君皆能言其地域風俗物產若國強弱大率強者進取弱者無如何強者雖小必興弱者雖大必削強者長駕遠撫弱者捧土地權利以贈送人其尤冤苦則弱國不自保強者選領之謂之領土偉哉飛列濱特蘭斯窪爾彈丸地耳不甘為人領奮起以犯強大國之鋒雖執不敵要盡國雄

也特人喋血三載竭強國智力所極僅乃伏從之嗚乎
烈哉惜其起撮土不足自副其志使特之君長若將率
得席可為之執有所憑藉其所就可量也哉印度埃及
故大國後皆為他國領土搖手轉足不得悲夫悲夫當
其執之未變彼固安坐拱默自謂無患也夫庸知刀俎
之日伺其側乎然使其時得如特之君相者持之吾又
知其必有異也強弱之執夫豈不以人乎哉痛乎悲夫
壬寅秋七月

高橋白山詠經子史絕句千首跋

吾國近日欲令學徒擘究西學而甚苦吾國書過多
不能盡讀將求綜覈羣書提要拔萃以省學徒日力顧
未能即得吾來日本高橋作衛君持其尊人白山翁所
著經子史絕句千首見示每一書輒為一絕句平議精
審究極歸趣使讀者未見其書皆能得其書梗概可謂
能廣撈約取為吾國學校所必需之作也夫書之用博
矣論者苦吾書多今歐美各國圖書館所聚書多於吾
國且數倍視讀焉者能得要領否耳盡取羣書而節約
之陋矣高橋翁博覽載籍能文章其言簡而盡樸而不

俚斯難能也余觀太史公叙述周秦諸子輒能絜持綱
要槩括大歸後世晁公武陳振孫之徒則持議不能無
失今高橋翁以韻語約之豈非難之又難者哉作衛將
重刻此書俾余為之跋尾

岸田吟香萬國輿圖誌畧序

岸田先生四十年前已涉海遊吾國及明治革新則久
居吾上海創立新報與吾士之名者交遊上海之有東
報其跡自先生發之今年七十餘尚摩印中國輿地圖
吾國留學生徧考日本所印中國輿圖謂岸田圖本最

善今又為萬國輿圖附綴誌畧譯為華文將以專行吾
國日本士夫僉言吾兩國相脣齒若先生之用意其愛
助吾國何其至也近日吾遊地質局局長官示余以日
本礦山所得象齒變質石為言象熱帶所產隔海不能
來蓋數萬年前中國至日本未有海也今測海在日本
東者其深二萬餘尺其西至中國纔及百尺此為西海
後成之證又以植物考之東海中所產艸種類多西乃
艸種少亦一證也由是言之則吾與日本故一國豈特
脣齒之喻已乎然則如先生之愛助吾國豈過舉也乎

高田忠周古籀篇序

中國古文字今書完具可讀者獨說文說文九千餘字蓋畧準漢尉律課學僮字數為書非謂都天下所有字盡於九千而已也凡將訓纂既久佚亡許君一先生之言殆亦不能無少違失又閱時綿曠傳寫時有訛奪今拘學者奉許書如律令字不見許書輒不敢行用至劉字漢氏國姓亦以今說文無有意改為留不其惑歟日本高田忠周君示余所撰小學書自三代彝鼎銘識秦漢刻石摹印權量瓦當錢文六朝隋唐篆隸碑額一形

之異必摹寫甄錄於說文所列字外凡得二萬八千餘字除復字得三千二百餘字又往往糾正叔重謬誤皆精掣創獲未嘗前有凡為書卅有二卷故名古籀篇余為易之曰文史甄微篇取許氏自叙所謂廣業甄微者贈也其隸楷異者續別為篇班孟堅稱古者書必同文日本故自有國書與中國文字別行一國書文本不同近今大學校率用歐洲英德法諸國文字教肄其通中國文者蓋寡其國民所謂普通學僅用中國字一千三百文謂已足用論者方議更減以便學僮舉國宗尚歐

文其視吾國文直如芻狗比高田君獨為之於舉國不為之日可不謂豪傑特立不因循之君子矣乎夫博物格致機械之學誠不能不取資於歐美及若文字之學則中國故特勝萬國莫有能逮及者後之君子有如高田君其人當文化大同之日必能折中而別白之獨今之世此論未渠定耳抑所貴乎中國文字者非徒能習知其字形而已綴字為文而氣行乎其間寄聲音神彩於文外雖古之聖賢豪傑去吾世甚邈遠矣一涉其書而其人精神意氣若儼立在吾目中况其宣揚王廷號

令治察之行於當時者哉此殆非以語言為文字者所可一旦暮而共喻之者已文字盛衰與國執遠邇世之變不可前知未宜執塗之人而強與語韓退之有言九為文章宜畧識字世有治文術者得高田君之書而摩習之庶幾其有益於多識也乎高田君又有說文注疏字學淵海二書皆浩博能成一家言

日本學制大綱序

余來日本問教育家名稱最顯白者眾訕信一二指必及伊澤修二君其後數數相過從論教育每多忠益久

文集三
三
之伊澤君出所著日本學制大綱見示辭約而事覈全
國學校若持籌而指數也使吾國人得伊澤君是書足
不涉日域可坐窺此邦學制之盛美亦一快已日本學
校屢改而益進其制盡取之歐美近則取德國者獨多
興學才卅年而國教人才已駸駸與歐美埒問其所由
則上下一心殫力持久不退轉而已其所以上下一心
殫力持久不退轉者蓋誠見西力東漸不改用西人公
學而死守吾窳敗舊法則國必亡亡國不可為也與為
亡國人奴虜僇辱偷食息人間不能共勳者比肩橫肱

坐立則雖舊法完且好吾猶將革變更新之以救吾全
國人類使得與世界他強國相等夷不俯屈也而況其
法之窳敗不可復用也哉此日本取歐美新法立學之
本意也今學制大備歐美人多豔稱之其教育之增進
國光榮非淺尠已伊澤君俾余序其書為具述其事效
如此

冬至祠堂祝文

年月日孝孫汝綸謹率宗長老子弟敢用羊一豕一昭
告於始祖太一公暨歷代列祖之靈汝綸出遊并有四

年兄弟皆已物故今乃獨歸恭逢冬至敬薦祀事伏望
神靈眷顧歆享陟降格思在庭子孫率貧困推魯仰維
祖宗默佑俾多生穎秀能學有聞永光此門楣汝綸雖
衰且老幸後生能託神貺克自樹立儻庶幾猶及見之
尚饗

顯揚祠祝文

孝孫某等謹昭告於榮膺 封贈列祖之靈頃年以祭
田入簿祀事有關今因孝孫汝綸遠遊新歸乃大合族
姓子孫敬薦冬至時享伏望神靈嘉與歆此飲食使世

世子孫能用學行起家出為時用我列祖亦永有寵光
尚饗

節孝祠祝文

孝孫某等謹昭告於麻代貞節顯祖妣之靈士不敦名
節久矣閨門清淑以節操自勵者尚時時有之是宗族
之光曜也今逢冬至令節又值孝孫汝綸久遊乍歸大
合族姓薦茲祀事伏望神靈來格來饗更分此貞介清
潔顧義不避死之氣遺餉我後人俾吾吳氏子孫為士
者皆以名節相矜尚浸成一姓風俗無貽祖妣羞尚饗

武強賀偉堂先生八十有三壽序

昔太史公稱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能試有所長而白圭自言其術則謂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夫治生一小道而圭推大之至如此此何也士苟有一長足自立於時而成名於後世則其中必有所獨得而其行必各有孤詣無大小一也白圭之自儗伊呂殆非過言自董生立論以皇皇求財利非卿大夫所有事寔及晉代賢雋遂至口不言錢而傾身障簾至取嗤鄙於世論自是以來命為文儒例以窮餓為已職業而

元儒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言學者至今用為詢病吾國持高論如此及近世歐美之說盛興則彼諸國朝野上下相與究通理財之學學校教育無不以此為兢兢人以此是富國以是強而世之拘學顧猶以絕域不聞聖籍擯之夫庸知其事之適符吾大學平天下之本計矣乎吾密北方久習聞武強賀偉堂先生之風以為古之白圭者徒也先生文儒也自未冠已為縣學生及尊甫官大名教授即以家人生產授先生先生治生一祖白圭家以此起富人謂先生薄衣食忍者欲世所難能至其

權變決斷仁能取予強能有守則時人不能盡識其獨
得而孤詣者與謀國用兵行法故異事而同趨者也方
今國用奇絀財政失理儻得如先生者為之持籌而主
計焉財賂之贍給可日月奠也先生既篤老而在廷百
執求如先生其人迄不可一得惜哉惜哉先生今年八
十有三余適南歸故里先生子嘉栢走書數千里求言
於余余嘗以謂古者冠子為禮今則召客為父母上壽
此今禮之賢於古者嘉栢故從余遊今不遠數千里遣
使奉書求一言以壽其親不可不答其意又先生治生

之學足以應國家之須而為方外所交重不可無以垂
示來茲余欲嘿烏得而嘿也

姚慕庭墓誌銘

君諱某字慕庭桐城姚氏父某有大名 宣宗朝官終
湖南按察使按察公受學於從祖郎中君鼎郎中受學
於伯父編修君範編修於按察為曾祖君其多孫也自
編修至按察姚氏世為文章家按察公卒湖南軍中是
時粵盜洪秀全倣擾東南天下大亂君奉母夫人流徙
閩嶠已而溷跡丞倅求微祿養母曾文正公帥江南收

召名家子孫教育之君自江西以公事見文正因獻所
為詩文正留之令就學獨山莫子偲友芝子偲篤學能
詩文正故人也君既師事子偲其於詩獨有天得其詩
冲澹要眇風韻邈遠善言景物以寄託興趣能兼取古
人之長自成其體生平為之至勤不治他業其視世貧
富顯晦通塞泊如也以母老求祿仕為江西湖口知縣
調安福知縣數年安福人愛之一旦奉母弃官歸桐城
卜居挂車山下汝綸聞其橐金少私謂所親曰姚君殆
將復出乎歸十三年卒以貧不能供養再出補安福於

是母夫人以天年終憂服既闋君亦垂垂老矣猶以貧
出謁選得湖北竹山縣大府廉其治狀調南漳既一年
復還竹山君本無意仕宦其始出以祿養老而再出徒
以貧困故非其好也在官時時思歸既其中不自得則
一發之於詩其詩皆抒寫性情一無希望怨懟其澹泊
靜定蓋本天性然也未幾投劾去官未歸而以疾卒光
緒廿六年二月廿九日也得年六十有八娶光氏直隸
布政使聰諧女先君卒子五人永楷縣學生亦先君卒
永樸永概皆舉人有名君初任竹山謁大府張孝達尚

書迎謂曰君名父之子名子之父也側室生永保永樛
皆幼兩女壻同縣馬其昶通州范當世皆有文章名孫
四人以光緒廿八年十二月某日葬桐城栲栳山下桐
城自方侍郎苞以義理文章為學流風漸被文無工拙
制行一準宋賢君其選也方侍郎顧不為詩至姚郎中
乃以詩法教人其徒方植之東樹益推演姚氏緒論自
是桐城學詩者一以姚氏為歸視世所稱詩家若斷潢
野潦不足當正流也大亂以後業此者希耳目所接唯
君一人君沒而桐城詩學幾乎熄也夫豈一鄉縣之不

幸抑亦文學絕續之所係也夫汝綸自少知君申以姻
好銘不得辭乃為詩曰
士藏其心而跡不同或身山林有熱在中或心幽遐以
仕宦終君言云爾蓋默自與人外孤懷老死官下惟其
詩篇能永厥傳子孫業之不隕舊門栲栳之山其封若
堂我銘詔後詩人之藏

跋王畏甫遺文

右故友王畏甫遺文一卷畏甫受學於先府君汝綸兒
時侍先府君側與畏甫最親其後同領鄉薦同赴禮部

試晨夕聚處每有述作輒相與訂正已而奔走乖分不得合併間一相見不及問文字業今歸里閭畏甫即世已及五稔其子持此卷見示恍然憶兒時共几席侍先府君傍如昨日事而長逝者已不可復返悲夫悲夫

李文忠公神道碑銘

公諱某字少荃晚自號儀叟世為安徽合肥縣人姓李氏其本許氏也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進士刑部郎中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爵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李氏皆贈一等侯夫人公少受業曾文正公之門道

光丁未成進士在翰林有聲粵盜洪秀全據金陵呂文節公為安徽團練大臣奏公自助江忠烈公巡撫安徽曾文正貽書江公稱公可屬大事其後將兵淮甸久之無所就乃弃去從曾公軍江西曾公既克安慶且大舉東伐會江蘇闕帥 朝廷諮訪曾公曾公以公應而上海薦紳亦來皖乞援師於是公以福建延建邵遺缺道超授江蘇巡撫召募淮士六千五百人閉置西國汽舟中穿賊地二千餘里抵上海特起一軍天下所謂淮軍也是時三道出兵曾忠襄公徑搗金陵左文襄公進規

浙江公趨上海獨公功先成自上海誓師至克復蘇州
凡廿閱月大小數十戰所向望風靡公時時臨陣督戰
曾文正自謂不及也蘇州既克出境助平浙亂分兵為
金陵軍聲援金陵平封一等肅毅伯及提兵北定流寇
先後蕩平任柱張總愚等天下稱頌淮軍公遂進位宰
相 國家制相權在政府公與曾公為相皆總督兼官
非真相中外繫望聲出政府上政府亦倚辦二公公尤
銳身當天下大任雖權力有屬有不屬其遇事勇為夷
險一節未嘗有所諉謝退讓畏避也於是公數平大難

有威風以宰相總督湖廣嘗帥軍一援陝西未幾代曾
公總督直隸在直隸垂卅年所經畫皆防海交鄰大計
思欲以西國新法導中國利用之以求自強一興亞洲
權力既有不屬 國執積弱人才希少拘學恣意妒毀
必壞其成公忍詢負重不激不撓誹譽順莖榮辱一不
顧問知強弱相形不一變革不克自振拔顧積習不反
先其重要莫急兵備叅校彼己常持和節而育才尤兢
兢云同治十一年與曾公合疏選學僮送往美國就學
歲百卅人期以卅年學成歲歸百卅人為 國効用未

文集三
幾中學而輟公爭不能得隨遣生徒分出就學英德法諸國前後踵相躡不絕及建海軍將校盡取才諸生中初在上海奏設外國學館及駐節天津奏設水師武備筦輪電報醫術諸學堂海陸諸軍又各自立學堂兵學寔盛卒以財權不屬不能大展功緒外國兵備歲糜數千萬吾政府初議倚公防海歲止四百萬其後不能如約積十一年僅購鎗甲兵艦二艘海軍自此起初公所部淮士盡用外國兵械後厯鎮南北皆設局製造聞歐美出一新器必百方營購備不虞已而戶部奏立制限

不令購船械及日本構兵艦礮新舊不敵以故敗公嘗奏稱國不可無備備具矣交頤不可失其交遠人談笑嫚罵陰陽闔開接其風采知為蓋代英偉人也事隨以定英人馬加利在雲南徼外被殺英使威妥瑪忿爭至下旗出都禍變岌岌公請自往之眾留行遂召集俄德美法倭澳六國公使大會樂飲往來談讌親至英兵船閱習海戰卒定議而歸法兵入越南公持和議朝野異論鋒起遂開戰敵知公有備無一兵犯北海卒以交綏定和罷兵甲午朝鮮乞師定亂遣將往日本聞亦以兵

至久相持不決公方設謀解紛難議者攘臂言戰主謀者信之王師燿焉既敗 朝廷命公往日本議和遇刺幾死卒結約解兵紓國禍已又遣公使俄遂麻聘歐美諸名國自公始出治兵至是四十餘年 國執日益傾外患日益危逼公內固疆圉外交強鄰措拄艱困濟變振急五洲交推與德相畢士馬克英相格蘭斯登并稱賢相奉 命遠使於是公年七十五矣 國威新挫輿攬出疆所至君臣不以勝敗易慮敬禮有加邦交益睦使歸 命掌外部已而出鎮兩廣庚子亂民肇釁八國

連兵內犯有 詔召公入行至上海道阻不得進敵禍益急 兩宮蒙塵公突入敵軍動遭檢制既至京如陷重圍孑然一老與八國強兵相抗年餘勦敵卻退還我京輦而公亦以勞瘁致疾不起及 車駕自陝還京公已不及見矣訃聞 行在震悼再遣親王賜祭追贈太傅進封一等侯謚文忠賜銀五千兩治喪祀賢良祠本籍及立功各行省及京師皆建專祠子刑部員外郎經述賞四品京堂襲封一等侯工部員外郎經邁賞四五品京堂公初無子以弟之子經方為子至是以記名道

文集三
遇缺簡放旋賞四品京堂孫戶部員外郎國杰以郎中
即補國燕國照以員外郎分部行走國熊國燾賜舉人
經述旋以毀卒前夫人某氏後夫人太湖趙氏翰林修
撰某官某之女先公卒側室某氏封某號公生平嚴事
曾文正公出治軍持國論與曾公相首尾其忠謀英斷
能使國重是非成敗不毫髮動心一秉曾公學曾公薨
後西國執力益東注若倒瓴水不可遏止國家一以
故常待之公獨邁往競進導國先路雖衆疑莫隨而堅
忍盡瘁外國望之如大厦一柱既用西法勒習海陸軍

設防旅順威海財政不己屬則興立招商輪船建設各
行省電綫倡造鐵路開採唐山煤礦漠河金礦皆成績
昭著與兵備表裏其外交機智能以弱執驅策羣強使
寢謀釋怨謂國有人任艱馭遠前古無有功高取忌性
濶達喜譏諛忌者益衆公一不屑意履晦履險若無事
然生既不盡行其志沒而無與繼軌以此朝廷尤痛
惜之公薨以光緒廿七年九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九經
方等將以廿九年二月某日葬公合肥某鄉某原前葬
以書抵汝綸曰先公曩以墓刻屬君今葬有日請踐諾

乃為銘曰

國於瀛寰強力競存政法到今變古一新有拘不化岌
乎危艱 皇休外患歲逾六十安其久故不艾益急篤
生我公遠撫宙台橫身頽流挽使山立有舌燒城以國
傾公公傾國危公徐正之公在衆忌公沒誰嗣最迹鏡
辭訊萬萬世

李文忠公墓誌銘

光緒廿六年畿甸亂東西海八國連兵內犯 詔兩廣
總督大學士一等肅毅伯合肥李公入 朝至上海道

阻不得前則締合東南疆帥保衛封域使不動搖既北
禍益急 兩宮西狩外國兵喋血京師公孑身犯險難
入不測之敵軍左右前後盡敵國人動輒防檢公掉舌
搖筆與衆強國勝兵相抵抗日共外國使敵軍將率爭
議盟約條件可許不可許敵益敬禮公相誠斂手不分
毫忤觸久之相率退軍 宮廡復完如故時於是朝野
中外交走相慶皆曰肉吾等死骨使不化為外國人者
公力也約定 兩宮還京有日矣而公遽以勞勩告終
事聞 朝廷震悼飾終有加禮贈太傅追封一等侯謚

文忠子孫進官秩各有差漢大臣京師立專祠自公始
外國使敵軍將率在京者四十餘人咸集弔唁皆曰公
定約時所設施他人不能為也當是時國執傾危外國
人尚心折公至如此咨可謂難已始公起治軍上海用
外國兵械肅清江蘇與平金陵歐美諸國聞知已竦起
加敬既再提兵定中原流寇宇內清夷遂專力外事在
直隸最久於外國政學制法兵備財用工商藝業無一
不究討尤盡心防禦嘗言 國家百用可省獨練兵設
備萬不可省於是用歐美兵法勒習所部准將士置局

製造歐美兵器械購鑊甲兵艦立海軍建築大沽旅順
威海營壘開輪船招商公司設各行省電綫採開平煤
井漠河金礦皆導國使猛進與歐美強國競盛以財權
不屬人才不興卒牽於異議斬饋餽不予使不能竟所
施為而西人顧交口稱頌謂為東方畢士馬克五洲萬
國婦孺皆知公姓名中國因之益重云公既盡心防禦
顧持重不肖開兵釁待遇外國客能時其剛柔張弛使
來說者自失本謀 國家每與外國生隙公輒運計謀
消弭之以故數十年中外無事甲午日本構兵主議者

信新進少年謀畫不用公計策遂成戰禍師既敗 朝
廷命公往日本議和遇刺不死卒定和而還未幾遣公
麻聘歐美諸國諸國人聞公威望久所至禮遇逾等忘
我敗挫交益睦親蓋公持國事四十餘年所與外國共
事者皆一國之選今大率物故後之執事聞諸故老皆愛
敬公及八國定盟京師其使臣大將多少年其視公皆
丈人行也公舊望足相讐服故兵雖勝而不敢驕和議
以此成益易公薨以廿七年九月某日壽七十有九公
諱某字某道光丁未翰林自祖以上皆不仕父某進士

刑部郎中多隱德粵盜起治兵鄉里功未竟而卒三世
贈如公官郎中與曾文正公為同歲生故公少受學曾
公其用兵方畧為國決大計處榮悴顯晦事成敗不易
常度得於曾公者為多夫人某氏繼室太湖趙氏父翰
林修撰某官某也公子經述毀卒經方經邁以廿九年
二月某日葬公某所後夫人趙氏祔公始無恙時嘗以
身後碑誌謹諉汝綸汝綸不敢忘銘曰
猗惟我公一國之命命屢瀕危恃公而振公之振之不
恤險艱談笑詼譎而厝之安已安忘危壞成使虧安成





